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主辦

中國蘇軾研究

第四輯

學苑出版社

中国苏轼研究

(第四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主办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苏轼研究(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编.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077-3117-0

I. 中… II. 中… III. ①苏轼(1036~1101)-人物研究②苏轼(1036~1101)-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8387 号

特约编审:刘尚荣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74055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刷厂: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890×1240 32开本

印 张:15.875印张

字 数:380千字

版 次: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中国苏轼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朱靖华 刘尚荣 冷成金

秘 书 冷成金(兼)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孔凡礼	王水照	王文龙	王 洪
王保珍〔中国台湾〕	王启鹏	内山精也〔日本〕	
朱靖华	艾朗诺〔美国〕	邱俊鹏	
冷成金	周先慎	施议对〔中国澳门〕	
柳晟俊〔韩国〕	马兴荣	唐玲玲	
唐凯琳〔美国〕	孙 民	张志烈	
张高评〔中国台湾〕	张海鸥	陶文鹏	
陈新雄〔中国台湾〕	黄坤尧〔中国香港〕		
黄鸣奋	曾枣庄	邹同庆	叶嘉莹〔加拿大〕
刘乃昌	刘 石	刘尚荣	诸葛忆兵
薛瑞生	饶学刚		

目 录

苏轼与黄庭坚的交往略述	孔凡礼(1)
评欧阳修与苏轼的忘年交	刘尚荣(12)
苏东坡的常州情缘	陈 弼(25)
“中国旋宫”与质疑“燕乐词源”说	
——兼论苏轼《竹枝歌》可入词集	朱靖华(44)
苏轼、黄庭坚“以道喻诗”与宋代诗文之会通	张高评(78)
苏轼辑佚中的一些问题	马德富(93)
一点必要的表白——读马德富先生	
《苏轼辑佚中的一些问题》	孔凡礼(103)
再论苏东坡文艺创作的高峰在黄州	饶学刚(106)
宋词辨伪例说	邹同庆 王宗堂(127)
苏轼词题序论略	房日晰(136)
“豪放”考辨——兼议豪放词的本质及	
苏轼词之豪放风格	杨松冀(144)
苏轼律赋析论	詹杭伦 石樱樱(155)
苏轼《中庸论》试析	冷成金(180)
朱熹论苏轼的哲学思想	刘 伟(197)
论苏轼之“闲”	沈广斌(223)
从李白与苏轼的诗中之“酒”管窥	
其精神内核的不同	宋 颖(239)
略论清代苏词评议及词学理论的更张	周雪梅(248)

东坡、船山创作论之比较	张爱东(279)
“萧散简远”与“高风绝尘”	
——浅论苏轼对汉魏六朝艺术的批评	高云鹏(294)
论苏轼文学作品中的齐物观照方式	王怡波(310)
读书札记	景 高(322)
《苏轼词编年校注》重印后记	王宗堂 邹同庆(325)
突破蹊径 一新耳目	
——简评《苏轼词新释辑评》	欣 然(333)
2003 至 2005 年苏轼研究论文	
分类提要	包树望 赵银芳 高云鹏(341)
宋刊施顾注东坡诗	
影印弁言	
施顾注东坡诗卷十一影印件	

苏轼与黄庭坚的交往略述

孔凡礼

《苏轼与黄庭坚》是一个大题目,可以写成一本书。这里只是简略地谈谈他们的交往。

—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寄苏子由书三首·其一》:

庭坚顿首再拜:颂执事之文而愿见二十余年矣。

拙编《苏辙年谱》系此事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二十余年”前,当仁宗嘉祐之初、中。实际上,黄庭坚愿见的,不仅仅是苏辙,还有苏轼。

同上书、同上卷《上苏子瞻二书·其一》盛赞苏轼“学问文章,度越前辈”,“早岁闻于父兄师友(按,谓闻苏轼之名)”,希望见到而未能见到。

这里所说的“父”指父辈(包括叔父、伯父),“兄”指兄辈(包括堂兄)。“黄氏世为江南望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十八《黄梦升墓志铭》谓梦升名注,仁宗庆历五年(1045)进士,至黄庭坚祖辈而大盛。如庭坚的父亲黄庶,登仁宗庆历二年(1042)第(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叔父廉等嘉祐六年(1061)进士

第)。

这样的读书望族,最关心的是天下杰出人才的信息。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同以高名次金榜题名,加上父亲苏洵的文名,一时之间,三苏名传天下。黄庭坚的父辈、兄辈把这个头号新闻告诉他。这一年,他十三岁。

可以肯定,黄庭坚十三岁时知道了苏轼兄弟。因为这里提到了“父”,他父亲黄庶,嘉祐四年就去世了(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

黄庭坚是一个自尊、“自重”(《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黄鲁直五首·其一》)的人。当他长大成人,对苏轼有更多的了解以后,绝不肯轻易贸然向苏轼自我推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引荐。引荐是一种机缘,机缘需要等待,终于等待到了。

神宗熙宁五年(1072),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知湖州。这一年的十二月,苏轼作为杭州通判,因为公务来到了湖州,在孙觉座上,见到了黄庭坚的作品(《苏轼年谱》第234、235页)。苏轼后来在上面提到的《答黄鲁直·其一》中做了回忆:

轼始见足下诗文于莘老(按,觉之字)之座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

现存熙宁五年十二月以前的黄庭坚的作品(参阅中华书局2006年版《古典诗词名家·黄庭坚诗词选》),已经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华、深厚的创作潜能,正如苏轼所云是“精金良玉”,当时极少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说不用“我称扬”,表现出一个大作家应有的谦逊,人总不能以师自居。

实际上,苏轼认为应该称扬,而且称扬是自己应负的责任。

苏门四学士之另一学士张耒回忆:

礼部苏公在钱塘,始称鲁直文章,士之慕苏公者,皆喜道足下(《柯山集》卷四十六《与鲁直书》)。

元祐八年(1093),苏轼为礼部尚书(《苏轼年谱》1101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耒以礼部称苏轼,知此与黄庭坚(鲁直)书,约作于元祐末。

据耒《书》,知苏轼宣扬黄庭坚由湖州到了杭州(钱塘)。

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张耒不在杭州。据《苏辙年谱》,张耒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陈州,而苏辙为陈州州学教授。大约苏轼为苏辙称扬了黄庭坚,苏辙告诉了张耒。

《柯山集》卷二有《超然台赋》,是苏轼令刘攽(贡父)“来命”耒做的。大约苏轼为刘攽称扬过黄庭坚,刘攽告诉了张耒。

中华文化(包括文学)在其传承、发展过程中,总是有一些杰出人物,自觉地担当起承传、发展的责任,为新生力量喝彩,为他们的成长开辟道路。欧阳修发现了苏轼,为苏轼称扬;苏轼发现了黄庭坚,为黄庭坚称扬;这就是传统。熙宁十年正月,苏轼罢密州任赴京师途中,路过齐州(济南),时黄庭坚的舅父李常(公择)为齐州守。苏轼在李常那里看到了黄庭坚更多的作品,自然有不少是这几年的新作。苏轼认为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新作更加成熟,境界更高,以“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答黄鲁直·其一》)为誉。

苏轼满怀喜悦地离开了齐州,一个月后,在继续赴京师途中的汶上,遇到了老朋友李师中(诚之)和苏门四学士的另一学士晁补之,遂高声朗诵黄庭坚的作品。晁补之有诗叙当时的情景:

湖州太守诸儒长,可独进贤无上赏。曾语黄公四座惊,竞吟佳句汶阳城(原注:丁巳年,余谒苏湖州于汶上,座中为余诵鲁直诗)。(《鸡肋集》卷十四《用寄成季韵呈鲁直》)

补之诗作于元丰二年(1079),时苏轼知湖州,故以苏湖州称之,诗乃回忆熙宁十年(丁巳)事。

细味补之诗,可以想见苏轼朗诵时的精神该是何等激动、何等振奋。

二

苏轼关于黄庭坚新作的高度评价,李常一定很快地传给了庭坚。苏轼的评价,对于黄庭坚,是一种鼓舞,是一种激励,从而增强和提高了对自己诗作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本来,熙宁五年苏轼对于黄庭坚的作品的很高评价传到庭坚时,庭坚也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岳父孙觉,写信做一点自我介绍,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那就容易使人觉得浮躁,不够冷静,不够成熟。现在,时间过去了五年多,觉得苏轼实可信赖,于是,直接给苏轼写了一封信、两首诗。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上苏子瞻书·其一》及见于《山谷诗集注》卷一卷首的《古诗二首上苏子瞻》。苏轼回了信,次韵作了诗。从此,二人开始了文字联系。

黄庭坚上苏轼书中谓苏轼对自己的称扬重于“黄钟大吕”,感激之至。黄庭坚云:

《诗》云: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心之所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不得于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

黄庭坚一直在寻找知心、知交，现在终于在今人中找到了，这就是苏轼。从这一刻起，苏轼就是黄庭坚最可信赖的师长、朋友，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加深。

苏轼答书回忆了几次读到黄庭坚作品时的喜悦心情，以能得交于庭坚，“喜愧之怀，殆不可胜”。苏轼所说的“愧”，就是因为自己“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而庭坚的处世是那样谦恭、严谨。在苏轼的心中，黄庭坚早已是自己的老朋友。

苏、黄在进行心灵的交流。

《古诗二首》其一以梅子比喻苏轼。盐梅和羹，在黄庭坚看来，苏轼是宰辅之器。而今梅子被“掷置官道旁”，为苏轼只被安排在州、府外郡而不平。其二以松比喻苏轼，以茯苓比喻苏轼门下士之宾者，以菟丝比喻自己。菟丝在人们的心目中虽然是小草，但他认为：

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

……

小大材则殊，气味固相似。

进一步深刻地说明了上苏轼书中所说的知心、知交的意义。他和苏轼是气味相投。他们之间的师友之谊，建筑在牢固的基础上。

苏轼在答书中，盛赞此二诗“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徽宗政和间，任渊注黄庭坚以此二诗置之卷首，所以明学问之渊源，深得庭坚遗意。

黄庭坚十七岁所作《清江引》，对八十岁老渔翁的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表达了无限向往。在二十二岁所作《读书呈几复二首·其二》中，对长时间以来儒家、道家不断争论的“道”进行了探讨，居然有“《六经》俱是不完书”之句，认为《六经》也有不合

“道”之处。纵观黄庭坚一生,他和当时许多士大夫一样,出入儒、道、佛之间,所不同的,他向后二者倾斜。他没有跻身宰辅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他的事业首先是诗。熙宁、元丰时期,他为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太和县令,朝廷正推行新法。他对新法没有提出过反对的意见;推行新法中的盐法时,有的地方没有盐吃,他认为这不是新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官吏执行不善造成的。当然,他这样做,也与他身处下僚有关。由于这样的心态,此二诗委婉、平和。

这样说来,《古诗二首·其一》为苏轼鸣不平,与新法无关,只是一己之见。而见于《苏轼诗集》卷十六的次韵(题为《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确是托物吟讽,甚至大发牢骚。如其一首四句:“嘉穀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自释此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胜君子,如稂莠之夺嘉穀”,通篇则是“讥讽当今进用之人皆小人也”,自然首先是为黄庭坚抱委屈、鸣不平。附带说一句,《答黄鲁直·其一》这个意思更明显,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就说此此书乃讥讽“朝廷进用之人不能援进庭坚而用之”,这也看出苏轼对黄庭坚真诚的爱护与关怀。没有想到,这样做给庭坚后来带来了一些麻烦,下面还要提到。

由于苏轼大力称扬黄庭坚诗文及其为人,庭坚“由是名声大振”(《宋史》卷四百四十四《黄庭坚传》)。

自此,黄庭坚创作活力激增。见于《苏轼诗集》卷十二的《除夜病中赠段屯田》“粲”字韵,庭坚次韵竟达五首,分别为《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次旧韵寄彭门三首》、《再和寄子瞻闻得湖州》、《次韵答尧民》(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五)。其《次韵答尧民》首云:“君问苏公诗,疾读思过半。譬如闻韶耳,三月忘味叹”,可见苏轼诗对于他的诗创作的深刻影响。此五诗愈

作而“愈崛奇”，其才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元丰二年八月，苏轼被系御史台狱。十二月，谪黄州。黄庭坚因为上苏轼诗和诗，被罚铜二十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对于黄庭坚是很冤枉的。

苏轼贬居黄州四年多，黄庭坚时刻在系念中。

元丰七年初，朝廷命苏轼移汝州。四月，苏轼离黄州。十月，在赴汝州途中，苏轼在常州宜兴置了一点田产。十二月，在继续赴汝州途中，请求朝廷允许自便居常州。元丰八年正月，朝廷同意了苏轼的请求（见《苏轼年谱》667页）。

黄庭坚立即作诗庆贺：

喜得侵淫动搢绅，俞音下报谪仙人。惊回汝水间关梦，乞与江天自在春。鼙书初游冰欲泮，浣花何处月还新。凉州不是人间曲，伫见君王按玉宸。（《山谷别集诗注》卷上《次韵清虚喜子瞻得常州》）

得请自便是一大喜讯。苏轼在黄州时，朝廷只允许在黄州居住，不得越黄州半步，不得签书公事。到汝州后也是如此，因为苏轼是一个罪人。现在自便了，可以在常州以外的任何地方居住了，苏轼终于赢得了自由身，改变了罪人的身份。

苏轼被系御史台狱，天下的读书人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谪黄州，苏轼的一举一动，人们都牵挂。自便的消息一传出，士大夫立刻奔走相告，让大家早一点享受到早就准备的欢乐。可以想见，苏轼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形象该是如何高大。此诗第一句摄下了这个景象。这首诗抒发的不仅仅是黄庭坚个人的情意，而且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情意，具有时代的意义。

得请自便之所以是大喜讯，还因为这是一个信号，朝廷终将起

用苏轼。事实果如黄庭坚预料的那样,神宗去世后,太皇太后高氏当政,元丰八年六月,即起苏轼知登州,不久又以礼部郎中召回,十二月抵京师。

黄庭坚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写这首贺诗。在他的诗集中,像这样格调开朗的诗极少见。他写此诗时的心情,可以与杜甫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相比。

苏轼抵京师后,与黄庭坚的交往之情,进入了久已期待的阶段。

三

《山谷全书·别集》卷六《题东坡像》:

元祐之初,吾见东坡于银台之东。

在二人的交往中,这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事,因为这是第一次见面(银台为禁中“帝门”,见《宋史·职官志》,在这里相见意义更深了一层)。

查《山谷先生年谱》,元丰八年四月丁丑,朝廷以秘书省校书郎召黄庭坚来京师;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引李之仪跋语,庭坚以九月入馆。苏、黄始见,当为元丰八年之末。然上年末与次年初,时间连续,文人回忆文字,往往不甚分明。《苏轼文集》卷六十二《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云及“元祐之初,起自南迁”,实际情况如上所述,苏轼元丰八年已起用。庭坚之文,大约与此相类似。

他们二人从始见到元祐四年六月苏轼赴知杭州任前,几乎天天都可以见面。这几年,社会安定,物质生产有了发展,汴京更加繁华。在苏、黄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第一流的诗人、学者、科学家、

艺术家。他们中间年长的苏颂(诗人、大科学家)、刘攽(诗人、历史学家)都是六十九岁,年少的邢居实(诗人,极富才华,惜早逝),二十岁,王直方(立之)(诗人),二十多岁。他们少长无猜,融洽无间。汴京本来多游观,而王直方家有别墅,富园林之盛,更是诗人学士经常集会的地方(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归叟诗话》)。游观集会必有诗。苏轼《武昌西山》(《苏轼诗集》卷二十七),和者达三十多人。钱鞶(诗人)奉使高丽回,带回了那里的特产猩猩毛笔赠给诸相知。自己作诗,相知也作诗。李公麟(大艺术家)、郭熙(艺术家)、王诜(诗人、艺术家)的新画一出世,大家纷纷题咏(分见苏、黄及晁补之、张耒等多人之集),出现了北宋时期少有的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

元祐初,黄庭坚的诗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不少人学习、模仿他的诗,出现了以他的字“鲁直”命名的“鲁直体”。为了扩大黄庭坚诗的影响,轼带头学“鲁直体”,作《送杨孟容》(《苏轼诗集》卷二十八)。黄庭坚立即赋《子瞻诗句妙一世……》次韵诗(《山谷诗集注》卷十五),高度肯定苏诗“大国楚”的地位,要继续向苏轼学习。这实际上是诗艺的切磋与交流,活跃了诗坛的气氛,推动了诗艺的提高。

元祐三年,举行礼部试,苏轼知贡举(主考官),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李公麟等为阅卷工作人员,可谓群英荟萃。黄庭坚写了一首《观伯时画马试院中作》:

仪鸾供帐饗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
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邀令人瘦,贫马百粳逢一豆。
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

黄庭坚大发牢骚。头三句说仪鸾司供应的帐具有虱子爬行,翰林司供应的木柴是湿的,烧起来和爆竹一样响,供应的蜡烛质量也太低。参加试院工作,要在试院中住宿,时间长了一些,就抱怨起来。次三句发泄这种情绪,卷子一天看到晚,看到夜深,木穿石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完,窗户不通风,空气不好,人一天天瘦下去,吃的是和马料一般的东西,难得见到豆子,总之是要马上出去。后三句突转,因为看到了李公麟(伯时)所画的玉花骢,就想乘着玉花骢,跟着“诗翁”到城外去游春,牢骚也就飞到天外去了,可以称之为快活的牢骚。

黄庭坚情绪的转变,是由于想象中“诗翁”的出现。“诗翁”是谁?诗坛主帅、文坛主帅、词坛主帅、主考官苏轼。可以想见,苏轼在黄庭坚及其他参加试院工作的人员中间,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有他在,苦一点又算什么(黄庭坚所说的苦,也有夸张成分)。

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想见,苏轼在天下诗人心目中处于何等崇高的位置。他们簇拥着苏轼,为繁荣具有独立于唐诗的宋诗而努力。以苏、黄为核心,加上众多诗人的努力,宋诗终于显示出自己坚实的独立力量,与唐诗并列。

这三年多,黄庭坚诗的创作得到最好的发挥。除诗以外,他还写了《东坡居士墨戏赋》、《苏李画枯木道士赋》,对苏轼的形象,通过书法、画,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

自元祐四年六月苏轼离开京师到元祐八年,黄庭坚的诗作得极少,除父母丧外,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苏轼这个“诗伴”(任渊注《山谷诗集注》卷首)。苏轼对于黄庭坚,就是诗创作的源泉和力量。

元祐八年,苏轼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先谪英州,后谪惠州;在赴惠州途中,于七月十三日的前一两天,与黄庭坚相会于彭蠡之上(《苏轼年谱》1162页)。两人都没有作诗,不是没有诗可

作,而是因为国是已变,无法说真话,只好不说。

这是他们的永诀。在以后七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轼由惠州谪海南,北归后病逝常州,而黄庭坚亦先后流落入今天的四川和广西。

苏轼时刻系念着黄庭坚,而黄庭坚同样时刻系念着苏轼。在二人现存的文字里,黄庭坚系念苏轼的保存尤多。九百多年以后,读《跋子瞻和陶诗》“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时苏轼谪惠州)及《和蒲泰亨四首·其二》“东坡海上无消息”(时为元符三年,徽宗已即位,苏轼将北归,而庭坚不知)之句,其系念苏轼深厚之情,尤令人感动歆歔。

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在得知苏轼辞世的噩耗后,寄书苏辙:

伏承端明二丈窀穸有期,天下失此伟人,何胜賸涕。石刻得三丈论撰,无憾矣。不审几时得刻石,托谁书丹,若未有人,不肖辄为托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万一不用书,则用家弟尚质所篆,盖别托一相知人名可也(《寄苏子由书三首·其二》)。

二丈谓苏轼,三丈谓苏辙。石刻谓辙所撰《亡兄端明子瞻墓志铭》。书丹谓用红色(一般用朱红)把《墓志铭》文字刻在石上。黄庭坚对苏轼情谊之深,已如上述,而又以书法驰名,按照情理,由庭坚书丹,最为合适。这里,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只有待科技条件具备对苏轼的墓进行有深刻研究意义的发掘以后来证实了。

2006年2月26日于北京大兴一村舍,

2007年2月19日重订